

敦煌文獻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與講經——以寫本的使用方法為中心*

高井龍**

摘要

敦煌文獻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以講唱體形式書寫的文獻之一。本文擬從寫本的書寫方法這一新的視角，著眼於墨跡和書寫特徵，以及紙張的使用方法，來探討講唱體文獻與講經的關係。筆者首先考察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的形成過程。特別是，圍繞寫本前端的斷裂痕跡與墨的濃淡進行考察。接下來，從字句的訂正與加筆、新的紙張特徵來考察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與講經的密切關係。另外，透過分析難陀出家故事的內容，指出其與十世紀流傳的各種敦煌文獻（以出家為主題的故事、《佛說十王經》、目連故事、念佛思想等）共通的內容。最後，擬從寫在 Verso 上的內容、字體以及墨的濃淡等寫本特徵，來探討當時僧侶與在俗信者的密切關係。綜合以上對寫本及其故事內容的分析，筆者將以《難陀出家緣起（擬）》為考察對象，討論講唱體文獻與講經的關係。

關鍵詞：敦煌、《難陀出家緣起（擬）》、講經、十世紀、墨跡、紙張

* 2018年3月筆者在法國國立圖書館調查了P.2324和有關敦煌寫本。在此，對該圖書館 Nathalie Monnet 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 龍谷大學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Dunhuang wenxian P.2324 *Nantuo Chujia Yuanqi* and Buddhism Sutra Lectures --Focusing on the way of using the manuscript

TakaiRyu*

Abstract

P.2324 Nantuo Chujia Yuanqi is one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he prosimetric for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Buddhism sutra expounding through *P.2324 Nantuo Chujia Yuanqi*. Firs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P.2324 Nantuo Chujia Yuanqi* was written and used from the point of ink, paper, and re-writing. The manuscript also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same with other 10th-century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which help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ere used for Buddhism sutra expounding. Lastly, there is a short story written on the verso. Although it has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cto *Nantuo Chujia Yuanqi*, the content and its handwriting will show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nks and people in Dunhuang.

Keywords: Dunhuang, *Nantuo Chujia Yuanqi*, Buddhism sutra expounding, 10th-century, ink, manuscript

* Research Fellow of Ryukoku University.

敦煌文獻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與講經——以寫本的使用方法為中心

高井龍

一、前言

敦煌文獻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是將難陀出家故事，以講唱體形式書寫的文獻。敦煌文獻中的講唱體文獻幾乎都出現在十世紀左右¹。這已經成為近年來眾多研究者的共識。因此，本稿將依據此研究成果，將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作為十世紀的文獻進行考察。

目前為止，有關敦煌講唱體文獻的研究，已在各個方面取得了進展，尤其文獻與俗講的關聯是最備受關注的課題²。不過筆者認為，如果著眼於寫本的形成過程、使用方法以及書寫方法等，將會發現有諸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本文從寫本的書寫方法這一新的視角，並利用寫本的實物考察成果，來探討講唱體文獻與講經的關係。本稿之所以選取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為中心來討論，是因為此寫本包含了若干重要的特徵。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屬於講唱體文獻，所以自王重民等編的《敦煌變文集》³以來，多次作為講唱體材料被引用。但是由於敦煌文獻分散在多個國家，不便於實物考察，故針對寫本進行實物考察的

¹ 在敦煌文獻中，我們能夠得知的講唱體文獻的識語都是十世紀的。金文京：〈中國の語り物文學——說唱文學〉，收入《中國通俗文藝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文学學篇》（東京：東方書店，1998年），頁85-124。荒見泰史：《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08-183。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432。

² 這幾年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橋千早：〈講經文の上演に關する一考察——P.二四一八《佛說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の分析を中心に〉《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2集（2010年10月），頁133-149。朱鳳玉：〈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2013年3月），頁51-68。

³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具體研究還不足，所以本稿擬從該寫本的基礎考察開始論述。

筆者首先考察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的形成過程。特別是，針對寫本的斷裂痕跡與墨的濃淡進行了分析。接下來分析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與講經的關係。仔細閱讀會發現該寫本具有兩個特徵，一個是對正文進行修改的墨跡與正文墨跡不同，另一個是該寫本使用的是新的、未經使用的紙張。據此兩點進行分析，可以窺探以講唱體形式書寫的講經文獻是如何被使用寫本。第四章通過考察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與十世紀流傳的諸多文獻之間的關聯。第五章擬從寫在 Verso 上的內容著眼，嘗試對寫本學的特徵試做簡單論述。根據上述方法，從各個視角探討並整理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特徵。

二、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的形成

本章擬考察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的書寫方式。特別是著眼於寫本前端的斷裂部分，對其進行說明。

（一）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的特徵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情況，如下所示：

Recto：《難陀出家緣起（擬）》

紙：共十頁。但第一頁前缺。

存：一五九行。

第一頁：九行／第二頁：十九行／第三頁：十九行／第四頁：十九行／
第五頁：十五行／第六頁：十四行／第七頁：十七行／第八頁：十八行
／第九頁：十七行／第十頁：十二行。

界線：無。

題：首題無。尾題無。

識語：無。

解說：有另筆修正與增改的痕迹。加筆墨色相對較淺。

概略：《難陀出家緣起（擬）》是解說釋迦牟尼的堂弟「難陀」的故事。他沉迷於自己美麗的妻子孫陀羅，執著於現世，無法下定決心出家。釋迦把他帶到天宮，讓他見到了美麗的天女，告訴他如果出家就可以和美

麗的天女結婚，難陀聽了之後非常高興。接著，釋迦又把他帶到了地獄，難陀在那裡見到了獄卒，並且看到了在獄卒旁邊那口空著的鍋。究其原因，獄卒告訴他這是用來煮「不求佛教，戀著色身」的難陀的鍋。語畢後，獄卒追趕難陀，難陀慌忙逃走，因為過於害怕，就請求佛陀解救，最終下定決心出家。

Verso：雜文。

存：五行。

界線：無。

題：首題無。尾題無。

識語：無。

解說：書寫於 Recto 第十頁的背面，有兩行另筆修正、添加的痕迹。

（二）紙的使用方法與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書寫

在考察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形成過程時，首先應注意的是第一頁並不完整，存在殘缺。在殘缺處的下部，能夠看到有殘缺文字的存在。遺憾的是，從殘留的筆畫已很難辨識出該文字。但可以確定的是，其與《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上下相反，倒置書寫的。由此看來，在《難陀出家緣起（擬）》之前書寫的內容，應該與難陀出家故事並無關聯。敦煌文獻中，經常能看到一個寫本上同時有多件不同的內容，為了避免混淆，後寫的內容通常將寫本的上下倒置而書寫。如果與《難陀出家緣起（擬）》有關聯內容的話，應該不需要上下倒置書寫。從這僅存的字跡可以推測出《難陀出家緣起（擬）》的書寫方式。



除了卷首的斷裂部分之外，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特徵是，《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以「次解難陀者」這五字為開頭。關於此問題，楊氏認為，「卷首第一句話云『次解』者，然前有缺佚。」⁴。按楊氏的解釋，本來應該是存在與《難陀出家緣起(擬)》相關聯的內容（以下簡稱作「內容 X」）。但是如上所述，書寫於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之前的內容，並非本該有的內容 X，而是與《難陀出家緣起(擬)》無關的內容。也就是說，寫本中《難陀出家緣起(擬)》，與前面本來應該有的內容 X 並不是連續被書寫的。從這點來看，內容 X 有可能不存在，也有可能是被寫在了其它的文獻上。

敦煌文獻中，與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書寫方法相同的寫本並非單一個例。例如 P.213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擬)》，以「上來總是第十八求佛地住處門中，次第解釋之中，且有三段經文。」為開篇，因為上述內容與此寫本所述內容是分別記述的，或是毋須書寫前述內容部分，故此寫本上存有沒書寫的內容。BD02496《目連變文(擬)》也有同樣的情況。其開篇第一行寫有「上來所說序分竟，自下第二正宗者。昔佛在日……」，但是在此寫本中沒有序分。因為序

⁴ 楊雄：〈講經文名實說〉，《敦煌研究文集：敦煌論稿》（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 246-260。

分寫在其它文獻上，或是不需要序分，所以只寫了正宗分。總之，可以確定，存在著序分與正宗分各自獨立書寫、分別使用的情況。

綜合 P.213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擬）》、BD02496《目連變文（擬）》來考慮，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中的「次解難陀者」之前，應該也存有書寫的內容，或是書寫在其它寫本中，或是不需要而沒有書寫。故筆者認為以此方法推測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書寫過程較為妥當。在敦煌文獻裡，雖然這種例子並不多，但若從運用上的角度來推測，不管在日常使用卷子的場合，或是外去攜卷的場合，對實際的講經而言，這種分別書寫的方式有極大的便利之處。

另外補證筆者觀點的還有，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中書寫的難陀出家故事，故事首尾是完整的。即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作為書寫難陀出家故事的文獻，本身並無殘缺。據此寫本即可以講述完整的難陀出家故事。因此，即使沒有寫本之前的內容 X，也不會對講經造成影響。

基於以上的分析，在下一章，筆者擬對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與其它講唱體文獻之間的關係、書寫特徵等進行探討。

三、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墨跡與紙張的特徵

本章擬著眼於字句的訂正與加筆、新的紙張運用來探討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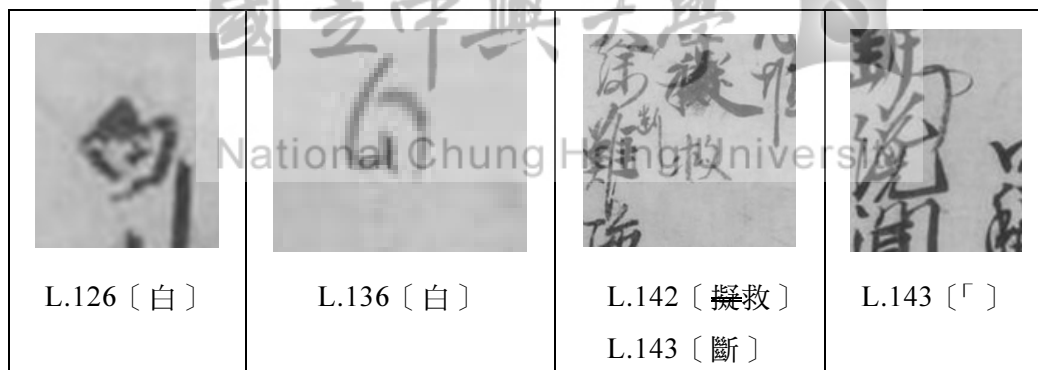
（一）字句的訂正與加筆及實際使用

此處先概略說明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與講經的關係。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以「次解難陀者」五字為始，意在解釋「難陀」二字。顯然這是講解經典的文獻中，常用的表達方式。這種表達方式在敦煌講唱體文獻中也頗常見。例如，在 P.2931《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擬）》中有「以下解『衆』。」，在 P.3093《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中有「上來別解『兜率』二字已竟。從此別解『天』之一字者。」等類似的表達方式。這是在解釋經本語句時常用的套語。因此，可以說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以講解經典為目的而被書寫的文獻。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很可能是被使用於實際的講經場合。字句的訂

正與加筆正提示了此點。在以下例文中，筆者用下部劃線標出了原卷中加筆訂正的部分。把寫本中《難陀出家緣起(擬)》原文與訂正加筆的文字進行比對會發現，墨的濃淡和字體各不相同。由此可以得知，訂正與加筆是在《難陀出家緣起(擬)》原文書寫之後的行為。因此可以很明確推測出兩者的書寫時期是不同的。只是，第 126 行的「白」有些難於理解。有可能是在書寫《難陀出家緣起(擬)》時一併書寫的文字，但也有《難陀出家緣起(擬)》書寫之後再加筆修改的可能性，因此稍作列舉。

- 126 白 佛語難陀曰：「共汝暑(至)到地獄看去，卻來
 135 白 獄子從何得於問，此間鑊湯為
 142 口稱南無世尊救，惟願師兄相擬(救)
 143 斷「纔聞世尊名字，鑊湯煙焰總消除。斷 難陀走



〔白〕是提示下文為臺詞的文字。〔擬救〕是訂正錯字。〔「〕是講唱體文獻的韻文開頭處填入的符號。〔斷〕是表示講唱體文獻中的韻文吟詠的方法。對這種韻文吟詠符號的具體意思或者其由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⁵。例如，李氏指出韻文

⁵ 向達：〈唐代俗講考〉，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41-69。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71-127。那波利貞：《中晚唐五代之佛教寺院の俗講の座に於ける變文の演出方法に就きて》，《甲南大學文學會論集》第2號(1955年2月)，頁1-74。牛龍菲：〈中國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的來源——且談變文之「變」〉，《敦煌學輯刊》創刊號第4期(1983年8月)，頁23-49。王昆吾：〈佛教唱讚音樂與敦煌講唱辭中「平」、「側」、「斷」諸音曲符號〉，《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頁402-428。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185-207。

吟詠符號與梵唄的關係，橘氏則從平聲韻與仄聲韻的角度考察韻文吟詠符號與韻的種類⁶。但是依據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來看，它們無疑提示我們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在實際講經時被使用的可能性。附帶一提，P.2292《維摩詰所說經講經文（擬）》的這種符號與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特別相似，兩者的符號都是在寫完講經文之後才加筆寫上的。

另外，關於訂正、加筆的書寫者，是否與《難陀出家緣起（擬）》原文的書寫者相同，根據現有史料的狀況較難判斷。但是加筆訂正是在《難陀出家緣起（擬）》原文書寫之後進行的，所以可以看出，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寫本並非剛被書寫完成的狀態。

在下一節中筆者擬從該寫本與講經的關係這一視角，藉由與其他講唱體文獻的書寫情況加以比較的方法，更進一步考察。

（二）新紙與講經

正如第一章所述，書寫《難陀出家緣起（擬）》的第一張紙在該文書寫之前已經書寫了其他的內容，《難陀出家緣起（擬）》是利用後續的空白部分開始書寫的。在現存的第一頁的背面並沒有書寫的痕跡。從第二張紙到最後的第十張紙，也均是新的紙張。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特徵。衆所周知，在十世紀的敦煌，紙張是相當貴重的。許多文獻都是利用紙張的背面來書寫的情況也則證明了這一點。那麼，為甚麼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要用新的紙張來書寫呢？

關於這個問題，九世紀中葉敦煌高僧法成《瑜伽師地論》的講義錄寫本能給我們一些啓發。上山氏在研究法成的過程中，注意到法成晚年的講義《瑜伽師地論》使用新紙的情況，指出它可能是作為重要的講義時所使用的⁷。雖然上山氏的論斷有所保留，迴避了明確的斷定，但是如果不是特別重要的內容的話，應該是不會用大量的新紙來書寫，從這點來考慮使用新紙的情況，我們可以得知紙張的

⁶ 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頁 185-207。橘千早：〈講經文の上演に關する一考察——P.二四一八《佛說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の分析を中心に〉，頁 133-149。

⁷ 『『瑜伽論手記』や『瑜伽論分門記』の寫本を蒐集して氣付くことに、論疏の筆寫に多くの裏紙が用紙として利用されたのに、これらは新しい用紙を以て筆録している點である。大切な講義として聽講さ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論疏的書寫多是利用紙的背面，蒐集《瑜伽論手記》和《瑜伽論分門記》的寫本後，注意到它們是使用新紙書寫的，會不會是作為重要的講義授課時使用的？）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0年），頁 230。

使用方法並不隨便，至少可以推測，敦煌文獻有使用新紙書寫重要內容的傾向。那麼，對當時的僧侶來說，他們很有可能意識到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寫本在講經或者儀禮中的重要性，故才以新紙書寫。

但是再看其它以講唱體形式書寫的文獻時會發現，雖然不是所有的文獻都被寫在新紙上，但有不少文獻也使用新紙書寫，不單限於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而已。例如 S.4571《維摩詰所說經講經文（擬）》（Verso 無）、P.2187《破魔變》和《四獸因緣》等（Verso 無）、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擬）》（Verso 無）、P.2955《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擬）》（Verso 無）、BD08333《地獄變文（擬）》（Verso 無）、F-96《雙恩記》（Verso 無）、F-101《維摩詰所說經講經文（擬）》（Verso 無）、F-223《十吉祥（擬）》（Verso 無）、上海圖書館 016《歡喜國王緣（擬）》（Verso 無）、BD04085 + BD03789《目連變文（擬）》⁸等。

在其他寫本中，如果從 Recto 和 Verso 的內容比較、紙張的使用方式、書寫方法等方面著眼的話，可以確定其中的若干寫本存在著為了書寫講唱體文獻而專門使用新紙的情況。例如，在 BD14666《李陵變文（擬）》的背面書寫有《齋意文稿（擬）》、《劉薩訶與莫高窟（擬）》、《糧食歷（擬）》、《信函稿（擬）》等多個文獻。不僅是這些文章的書寫者不同，即便是同一部作品，筆跡也不一樣。從這些寫本的內容沒有關聯性以及書寫者不同這兩點特徵來考慮，可以得知該寫本是先寫上《李陵變文（擬）》，再於其背面書寫上《齋意文稿（擬）》等內容。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的背面寫有《解座文（擬）》。書寫《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一共用了十二張紙，但是書寫《解座文（擬）》只用了其中的八張，後面的四張依然是空白的。如果首先書寫的是《解座文（擬）》，那麼背面的《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就是在正面空了四張紙的情況下開始書寫的。如果對照其他敦煌文獻的書寫方法，這樣的用紙方式是無法理解的。故從這一點能得知，在該寫本中首先被書寫的是《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書寫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之後，再於背面書寫《解座文（擬）》，如此一來，就能理解《解座文（擬）》後面產生四頁空白頁的原因。P.3093《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的背面書寫有《藥方書（擬）》和《定風波》。與 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稍有不同，它不是一邊留有很多張空白的寫本，但是，在該寫本中還是留下了判

⁸ 荒見泰史：〈『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から見た變文の書き換えと經典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11 號（2017 年 3 月），頁 23-38。

斷哪一面首先被書寫的痕跡。這裡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在《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中，散文是用字號略小的字體書寫的，韻文是用字號略大的字體所書寫。如果首先書寫的是《藥方書（擬）》和《定風波》，那麼書寫的間距應會相同，但實際的情況是書寫的間距並不同，且巧妙地穿插在《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背後的空白紙面。由此可推斷，《藥方書（擬）》和《定風波》在書寫的過程中受到了《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的影響，這一點可清楚地從寫本上留下的痕跡來證明因為該寫本的所用的紙張非常薄，所以書寫《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的文字從紙的背面也清晰可見。在書寫《藥方書（擬）》和《定風波》的時候，書寫者會故意避開《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透過來的墨跡，盡量不與其重合。從這種書寫方法來看，在該寫本中也是先書寫作為講唱體文獻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擬）》，也就是說，可以作為講唱體文獻是在新的、未經使用的紙張上書寫的一個佐證。另外，BD03024《八相變》、BD04040《八相變》等，是由多個不同寫本粘貼而成的⁹。每個寫本的紙背都沒有書寫內容，因此可以斷定每種寫本都是用新紙書寫的。

但在這些寫本之外，仍存有少數用兩面書寫的講唱體文獻，例如 P.2133《金剛般若經講經文（擬）》與 P.2133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F-36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與 F-365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在此類寫本中，Recto 和 Verso 兩面都是講唱體文獻，之所以用兩面書寫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不再需要 Recto 的內容，故使用 Verso 來書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為了便於保存紙張。故也不能忽視兩面書寫講唱體文獻的存在，筆者今後將另作考察。

從上述例子可以得知，講唱體文獻之中尤以講經相關的文獻為多。考慮到當時紙張的貴重程度，以及同時期的文書中，經常利用紙背書寫的例子，筆者認為，多數的講唱體形式的講經文獻有慣用新紙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跟法成的講義錄《瑜伽師地論》相比，書寫十世紀的講唱體文獻的情況有些不同，不能完全相提並論。到了十世紀，講經活動不再只由像法成那樣地位特別高的人來進行，因此能夠使用新紙的人數相對會受到限制，這是為什麼我們會在敦煌文獻裡發現非由新紙書寫而成的講經文。但是，如果當時講經活動不被視為重要的佛教活動，

⁹ 關於以釋迦八相為題材的講唱體文獻，參照以下論文：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38。

那我們就無法說明上述衆多使用新紙的講唱體文獻的存在理由。再者，講經文的內容都偏長，且需要使用很多紙張手寫，如果當時的人們不認為講經文是很重要的文獻，那麼就不會使用這麼多新紙來書寫。

這樣看來，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使用新紙的書寫，與其說是凸顯難陀故事的重要性，倒不如說是當時講唱體講經文獻處於很重要的地位。此類文獻在多數情況下，是用新紙來進行書寫。

在本章中，筆者從加筆訂正、墨的濃淡、紙的新舊等方面著眼，探討了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與講經的關係。在下一章中，擬從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著手，從該寫本為十世紀的敦煌寫本這一點出發，來考察講經的特徵。

四、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特徵與寫本使用

本章擬對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特徵作進一步探討。在此之前，要先說明筆者對俗講所抱持的觀點。

如前言所述，很多學者早已提到了講經文與俗講的密切關係¹⁰。唐代有關俗講的記載較多，其中，以日僧圓仁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二中的「赤山院講經儀式」和「新羅一日講儀式」以及敦煌文獻 P.3849V《俗講文獻（擬）》的記錄為代表。俗講的流行範圍還不太明確，但是除了這些互相沒有關聯的資料以外，還有敦煌文獻 S.2073《廬山遠公話》（968 年的書寫）也留下了幾乎一樣的儀式程序，從此可知俗講是唐代較為普遍的講經儀式，其儀式程序也是相當嚴格的法會¹¹。

本文中筆者要關注的特徵有兩個：一個是俗的意思。俗講的俗並不意味著通

¹⁰ 有關俗講的研究很多。其中，筆者認為對其儀式程序與性質有很詳細的研究如下。向達：〈唐代俗講考〉，頁 41-69。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頁 71-127。福井文雅：〈俗講の意味について——ドミエヴィル先生に捧ぐ〉，《フィロソフィア》第 53 號（1968 年 3 月），頁 51-64。福井文雅：〈唐代俗講儀式的成立をめぐる諸問題〉，《大正大學研究紀要（文學部・佛教學部）》第 54 輯（1968 年 11 月），頁 307-330。福井文雅：〈講經儀式的組織內容〉，收入《講座敦煌 7 敦煌と中國佛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 年），頁 359-382。王文才：〈俗講儀式考〉，收入《敦煌學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00-119。荒見泰史：《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頁 216-281。

¹¹ 福井文雅：〈講經儀式的組織內容〉，頁 359-382。

俗，而是僧俗的俗，所以不出家的人，包括皇帝在內，都是俗人。另外一個是，在進行俗講的時候，佛教因緣比喻譚也被講述的事實。P.3849V《俗講文獻（擬）》中有如下的儀式程序。其中重要部分是「說緣喻」的三個字。

- 306 講《維摩》，先作梵，次念觀世音菩薩三兩聲，便說押
 307 座了。便索唱經文了。唱曰法師自說經題了。
 308 便說開讚了，便莊嚴了。便念佛一兩聲了。
 309 法師科三分經文了。念佛一兩聲。便一一說其經題
 310 名字了。便入經。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贊了。
 311 便施主各各發願了。便迴向發願取散。

例如，羽 153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之內有釋迦本生譚。因為講經文與俗講有密切關係，講經文所引用的本生譚也可以在俗講被使用的。朱氏對這個問題做過詳細的討論¹²。

那麼，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與俗講的關係如何？雖然講經文的儀式程序與俗講相當類似，但兩者並不是完全相同¹³。此外，正如侯氏指出，俗講的確是講經活動之一，但不是所有的講經都是俗講¹⁴。綜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俗講是當時代表性的法會、講經活動之一，但是不可以輕易地因為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是佛教因緣比喻譚，所以判斷它在俗講中被使用。我們已經得知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現在寫本狀態與原來的不一樣，它是一個獨立的佛教故事，故也可以與講經文一起使用，這是跟羽 153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之內的釋迦本生譚一樣，也可以給在儀禮中疲勞的聽眾講說¹⁵，還可以在其他講經時講述。這樣來看，我們能夠推測出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適用於各種場合，毋須將其使用場所限制於俗講。

基於此觀點，以下筆者透過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探討其與

¹² 朱鳳玉：〈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頁 51-68。

¹³ 平野顯照：〈俗講に関する疑義〉，《大谷學報》38 卷第 1 號（1968 年 6 月），頁 48-58。

¹⁴ 侯冲：〈俗講新考〉，《敦煌研究》2010 年第 4 期，頁 118-124。

¹⁵ 「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21。

當時敦煌流傳的講經相關文獻的共通性格，並思考此一性格如何反映當時敦煌的佛教。

在敦煌寫本中留存有諸多以出家為主題的講唱體文獻。釋迦踰城出家是其中的代表。例如 S.2440《八相押座文》、P.2091V《俞成（踰城）日文》、P.2305《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擬）》、P.2999《太子成道經》、龍谷大學藏《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等。因此，可以說是當時講經中頗具代表性的主題之一。另外，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描寫難陀出家前的事跡，是與逾城出家相類似的故事。此類故事非常適合作為對在俗信者講經的主題。在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中，不單單是勸說出家，同時也描述了因對俗世的執著而墮入地獄以及地獄的恐怖場面，這些都能引起聽眾極大的興趣。下面，列舉若干場面，試做分析。

在難陀難以下定決心出家之時，釋迦把他帶到天堂，讓他見識了之後，他知道出家之後可以與美麗的天女結合，非常的高興。當美麗的天女說完「若說我家夫主，佛弟難陀是也！」之後，有一段描寫難陀神態的語句，引文如下：

117 難陀聞說此來由，走到佛前說豆流。

118 唯願世尊相指受，與我如今剃却頭。

然後，難陀與釋迦一起去地獄。並見到了獄卒（獄子），進行談話。獄卒說難陀不求佛法，戀著俗世，要被鑊湯煎煮。當時，難陀被獄卒追趕，請求釋迦解救。引文如下：

139 吟 難陀登時便走，夜叉從後赴來。

140 牛頭叫喊（喊）連天，獄子發聲動地。

141 怕怖莫知為計，魂飛膽戰心摧。

142 口稱「南無世尊，惟願師兄相救。」

143 斷 纔聞世尊名字，鑊湯煙焰總消除。斷 難陀走

144 到佛前頭，禮拜如來雙淚流。

如上文所述，雖然難陀跟隨釋迦，既去了天國也去了地獄，但是這裡強調的是後者的地獄。難陀因為畏懼自己在地獄中被煎煮的恐怖，從而發誓出家、歸依

佛法，可以說地獄的恐怖是更重要的場面。另外，相比天國，地獄的場面描寫更具畫面感。

講述關於地獄的文獻不在少數。在十世紀文獻中，可以指出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與《十王經》、目連故事有一定關係。後兩部文獻流布廣泛。《十王經》是在社會各階層都被接受的經典，例如，著名曆學家翟奉達為亡妻做追善供養而書寫《十王經》的寫經文獻就是其中的代表¹⁶。目連故事不僅多次被改寫並廣泛流傳，而且作為能積累寫經功德的經典被屢次書寫¹⁷。如果注意到當時描寫地獄的文獻如此流行的情況，那描述地獄恐怖情形的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正是十世紀敦煌民衆喜聞樂見的內容。

另外，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中所強調的念佛，這一點也值得注意。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的最後韻文中，有如下書寫。

- 148 發心從此轉慙懃，啟首歸衣（依）禮世尊。
 149 便遣目連與剃度，當時得作比丘身。
 150 如來為說因緣法，言下還城（成）羅漢僧。
 151 當日祇園談淨土，同向連（蓮）宮作聖人。
 152 羅漢經中總得名，今盡解登（證）其生。
 153 遠（圍）遶世尊敬佛，一心聽說淨名經。
 154 寶偈才文（聞）增福惠，今（金）言茲益善自生。
 155 十念彌陀雖即少，功德沾施福不輕。
 156 勤心念佛捨娑婆，努力修行出愛河。
 157 一串數珠長在手，聲聲相續念彌陀。
 158 若能如此勤修道，臨命終時瑞相多。
 159 彌陀到西方去，論情快樂更無過。

P.2324 《難陀出家緣起（擬）》最後寫的是出家與念佛的內容。毫無疑問，《難

¹⁶ 參照：BD04544 + 天津藝術博物館 4352 + P.2055 《翟奉達為亡過妻馬氏追福寫經（擬）》。

¹⁷ 金岡照光：〈變文講經文の識語より見た作成の意圖〉，收入《講座敦煌 9 敦煌の文學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1年），頁 151-159。

陀出家緣起(擬)》與出家有密切的關係。以法照《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為代表，念佛也在歸義軍時代的敦煌廣泛流傳。念佛思想也對主要流行於十世紀的《十王經》產生了影響，P.2003《佛說十王經》的開頭部分，寫有「謹啓諷《閻羅王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誓勸有緣以五會啓經入讚念阿彌陀佛」，也表明了此點。與《十王經》同樣以地獄為主題的目連故事也有關於出家、地獄救贖、念佛這三方面的內容¹⁸。這些和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十分相似。

這樣來看，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不僅是描寫了出家，也描寫了地獄景象、念佛思想等方面，具有與同時代各種文獻相通的內在特徵。

正如第一章所述，考察寫本成立過程，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本來應該是與其前面內容 X 連續講述的。但是，現存寫本作為獨立的講述難陀出家故事的寫本，不僅不是殘缺的，還具有上述十世紀敦煌文獻的諸多特徵。因此，可以說該寫本是能夠作為與內容 X 相分離的新的講經文獻，而獨立使用的。

最後，筆者擬對 Verso 的文章加以考察。

五、紙背的文章和書寫者

該寫本的背面書寫有五行文章（第一行和第四行有加筆的內容）。Recto《難陀出家緣起(擬)》書寫於十世紀，因此 Verso 的內容也應該是十世紀書寫的。第一行和第四行的加筆部分以括號〔 〕表示。

1 有一僧人教化，便有一人家布施黑豆〔者死却孩兒，教和尚呪願〕。和尚說偈：布施一斗黑，功德閻

2 如添（天）。不要別處去，生向骨論國¹⁹。主人道：□²⁰別將取施，利

¹⁸ 拙稿：〈十世紀敦煌文獻に見る死後世界と死後審判：その特徴と流布の背景について〉，《アジア遊學》192 號（2015 年 11 月），頁 169-190。

¹⁹ 關於「骨論」，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中有如下表述：「崑崙語，上音昆，下音論。時俗語便亦曰：骨論。南海洲島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馴伏猛獸、犀、象、等。種類數般，即有僧祇、突彌、骨堂、閻蔑等，皆鄙賤人也。國無禮義，抄劫為活，愛啖食人，如羅刹惡鬼之類也。言語不正，異於諸蕃善，入水竟曰不死。」（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4 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8 年），頁 835c。）關於「骨論」

好呪願著，

3 布施疋尺絹。弟子布施絹，功德當時見。不要別處去，直往西方觀。

4 法師未得講時，作一夢〔，夢見水入屋裏〕，便到來日，說向水底。便道：好和上得講會裏，

5 作甚得水入屋裏？輒授（受）。



的近年來的論文如下：川口秀樹：〈唐代小說「崑崙奴傳」考——磨勒と水精をめぐる〉，《中國學研究論集》第2號（1998年10月），頁107-124。周偉洲：〈再論「崑崙奴」與「僧祇奴」〉，收入《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75-279。Julie Wilensky：“The Magical Kunlun and“Devil Slaves”：Chinese Perceptions of Dark-skinned People and Africa before 1500”，*Sino-Platonic Papers*（122），2002。梁靜文：〈唐代崑崙奴來源芻議〉，《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2004年12月），頁58-62。蔡鴻生：〈唐宋佛書中的崑崙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198-207。赤井益久：〈唐傳奇「崑崙奴」芻議〉，《中國古典研究》第55號（2013年12月），頁1-21。

²⁰ 未詳何字。俟考。

問題是 Verso 的記述和 Recto《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的關係。Verso 的文章書寫於 Recto《難陀出家緣起(擬)》的結尾部分的第十頁的紙背。Verso 的故事與《難陀出家緣起(擬)》的結尾部分有甚麼直接關係嗎？這個想法極具創新，但可能性非常低。背面書寫的內容是對布施不滿意的僧侶做了一個夢而決心悔改的故事。很難推斷這個故事和《難陀出家緣起(擬)》結尾部分相關。

Verso 的文章從寫本學的角度考慮，其字體和墨都有值得注意的特徵。Verso 的文字與 Recto《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原文並不一致。但是，如果與在《難陀出家緣起(擬)》上加筆訂正的文字相比(特別是第 135 行「白」和第 142 行「救」)，會發現字體以及墨的濃淡極為相近。書寫 Verso 的文章的書寫者與在 Recto 上加筆訂正的書寫者應該是同一個人，且身分為僧侶。另外，從字體來看，我們也可以知道書寫者用筆相當熟練，並且具有一定的識字能力。當然，這些特徵也與筆者對書寫者是僧侶的推論相吻合。

Verso 只書寫了這一個故事，另外，從筆跡上看，書寫得比較隨意。並且可以看出如同記筆記一般，寫得很急促。那書寫者為甚麼要書寫這樣一個故事呢？另外，為甚麼書寫者對此篇文章予以關注？這裡需要著眼的是當時敦煌佛教與歸義軍政權以及在俗信者的密切關係。天福八年(943 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深年輕時在寺院學習過²¹，當時的高僧道真給眾多的在俗信者傳授戒律²²，以及經常給在俗信者講經等諸多事例都說明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當該寫本的 Verso 的書寫者關注在俗信者的布施的故事，並把它書寫下來時，可能意味著這個故事和他自身有密切的關係。不管他的書寫目的是自我警惕，還是因為對故事饒富興趣而留下深刻印象，從他書寫這一故事的事實就可以看出當時僧侶與在俗信者的密切關係。

六、結語

本稿以 P.2324《難陀出家緣起(擬)》為考察對象，探討了其寫本的特徵。迄

²¹ 在 S.707《孝經一卷》的尾題中有《同光三年乙酉歲(925 年)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學仕郎、郎君曹元深寫記》的記述。

²² 土肥義和：〈特論 敦煌の社會と佛教——9・10 世紀の莫高窟と三所禪窟と敦煌佛教教團〉，收入《東アジア佛教とは何か(シリーズ・東アジア佛教 I)》(東京：春秋社，1995 年)，頁 245-271。

今為止，學者們並未對該寫本進行直接的具體分析。但是透過寫本的實物考察，著眼於墨跡和書寫特徵，以及紙張的使用方法等，能夠窺見其在實際講經中的用途。

另外，在研究敦煌講經文時，很多學者提到講經文與俗講的關係。不過，佛教講經有各種各樣的儀式，不應該把講經文的使用範圍限制於俗講。筆者從這個觀點來考察了《難陀出家緣起（擬）》與十世紀敦煌的佛教文獻的共同點，並且對於《難陀出家緣起（擬）》的內容和該寫本的所有者，得到了一些新的認識。

像這樣，從寫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徵，以及內容兩個方面進行研究，對講唱體文獻來說，還具有從各個角度進行分析的可能性。

雖然寫本上有透過親眼檢視寫本才能發現的特徵，但是近年敦煌寫本的研究環境愈加改善，國際敦煌項目 IDP (<http://idp.bl.uk/>) 與法國國立圖書館 Gallica (<http://gallica.bnf.fr/>) 的精采圖像都讓我們能透過電子圖像觀察到一些敦煌寫本的重要特徵。這對於當時敦煌文獻的書寫者的創作意圖、寫本上的特徵也有不少啓發之處。今後，筆者擬從寫本學的視角繼續探討講唱體文獻的寫本特徵，力求還原當時人們使用敦煌講經文的情況。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徵引文獻

一、古籍

南朝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4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8年。

二、近人論著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0年。

土肥義和：〈特論 敦煌の社會と佛教——9・10世紀の莫高窟と三所禪窟と敦煌佛教教團〉，收入《東アジア佛教とは何か（シリーズ・東アジア佛教Ⅰ）》，東京：春秋社，1995年，頁245-271。

川口秀樹：〈唐代小説「崑崙奴傳」考——磨勒と水精をめぐって〉，《中國學研究論集》第2號（1998年10月），頁107-124。

- 牛龍菲：〈中國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的來源——且談變文之「變」〉，《敦煌學輯刊》創刊號第4期（1983年8月），頁23-49。
- 王文才：〈俗講儀式考〉，收入《敦煌學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00-119。
- 王昆吾：〈佛教唄讚音樂與敦煌講唱辭中「平」、「側」、「斷」諸音曲符號〉，《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頁402-428。
-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
- 平野顯照：〈俗講に關する疑義〉，《大谷學報》38卷第1號（1968年6月），頁48-58。
- 向達：〈唐代俗講考〉，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41-69。
- 朱鳳玉：〈敦煌《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普門品）殘卷新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2013年3月），頁51-68。
- 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頁185-207。
- 赤井益久：〈唐傳奇「崑崙奴」芻議〉，《中國古典研究》第55號（2013年12月），頁1-21。
- 那波利貞：《中晚唐五代の佛教寺院の俗講の座に於ける變文の演出方法に就きて》，《甲南大學文學會論集》第2號（1955年2月），頁1-74。
- 周偉洲：〈再論「崑崙奴」與「僧祇奴」〉，收入《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75-279。
- 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 金文京：〈中國の語り物文學——說唱文學〉，收入《中國通俗文藝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文學篇》，東京：東方書店，1998年，頁85-124。
- 金岡照光：〈變文講經文の識語より見た作成の意圖〉，收入《講座敦煌9敦煌の文學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1年，頁151-159。
- 侯冲：〈俗講新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頁118-124。
- 孫楷第：〈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收入《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71-127。
- 荒見泰史：《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荒見泰史：《敦煌變文寫本的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荒見泰史：〈『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から見た變文の書き換えと經典化〉，《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1號（2017年3月），頁23-38。
- 梁靜文：〈唐代崑崙奴來源芻議〉，《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2004年12月），頁58-62。
- 高井龍：〈十世紀敦煌文獻に見る死後世界と死後審判：その特徴と流布の背景について〉，《アジア遊學》192號（2015年11月），頁169-190。
- 楊雄：〈講經文名實說〉，《敦煌研究文集：敦煌論稿》，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246-260。
- 蔡鴻生：〈唐宋佛書中的崑崙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198-207。
- 橘千早：〈講經文の上演に關する一考察——P.二四一八《佛說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の分析を中心に〉，《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2集（2010年10月），頁133-149。
- 福井文雅：〈俗講の意味について——ドミエヴィル先生に捧ぐ〉，《フィロソフィア》第53號（1968年3月），頁51-64。
- 福井文雅：〈唐代俗講儀式的成立をめぐる諸問題〉，《大正大學研究紀要（文學部・佛教學部）》第54輯（1968年11月），頁307-330。
- 福井文雅：〈講經儀式的組織内容〉，收入《講座敦煌7 敦煌と中國佛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年，頁359-382。
- Julie Wilensky：“The Magical Kunlun and“Devil Slaves”： Chinese Perceptions of Dark-skinned People and Africa before 1500”，*Sino-Platonic Papers*（122），2002。

